

左



氏  
博  
議  
五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七

禘太廟僖公

丈二年秋八月丁未知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  
 祀也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  
 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  
 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因  
 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  
 父食以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  
 不啻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僖上祖也是以魯  
 頌曰春秋祖世解享祀不成皇皇后帝皇祖后  
 授君子曰禮謂其君曰禮謂其君曰禮謂其  
 我諸姑遂及伯媵君子曰禮謂其媵親而先  
 姑○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如禘于僖公

議禮如聚訟斷禮如聽訟競禘爭裕駁郊難社大訴  
 牒也據章守句執文秉法大券契也棟充宇積秩千

簡萬大案牘也前師後儒乃禮中之證佐黨同伐異  
乃禮中之讎敵析言曲辨乃禮中之女效氓斷禮者苟  
欲隨事而析之隨說而應之彼以經來我以經對彼  
以傳來我以傳對彼以史來我以史對是猶聽訟者  
欲與珥筆之民爭長於律令質劑之間終必反為所  
困而已矣善聽訟者出於律令質劑之外折以人情  
一言而訟可息善斷禮者出於詁訓箋釋之外折以  
人情一言而禮可明人情者訟之所由生亦禮之所  
由生也吾先得其所由生者而制之自綱觀於自源  
觀派物迥縷解冰釋露晞雖老於議禮者隊筆失箭

莫敢支極苟舍其本項上然下與彼角遂於詁訓箋  
釋之間是固彼之所長而我之所短也以我之所短  
而遇彼之所長其受侮也則宜此古今斷禮者所以  
每為人屈而鮮有能屈人者也魯祀僖公始逆終順  
禮家之說互有從違其論篤而義精者固多矣未有  
折之以人情者也吾請悉置禮家之說而專以人情  
明之入之情欲尊其親者將欲為親榮也尊吾父而  
坐之吾伯父之上則人必以為吾父為不弟矣尊吾  
父而置之吾君之上則人必以為吾父為不忠矣不弟  
大惡也不忠大刑也本欲尊吾父而納之於大惡本



欲尊吾父而納之於大刑為人之子無故而納父於大惡陷父於大刑非不孝之尤者乎生與死一理寢與廟一制宴與祀一儀也文公溺於夏父弗忌之謠躋僖公於閔公之右以尊其父胡不以人情推之若使閔公僖公俱無恙一旦忽使僖公以弟躋兄以臣躋君則謗讟之集刑戮之加不旋踵矣是則愛僖公者乃所以辱僖公也人情自非人不孝未有忍辱其親者亦未有見辱其親而不怒者苟文公誠不為枝辭蔓說所蔽獨斷以常情則知夏父弗忌者乃吾公之讎將奮戈之不暇豈有反聽其說者乎躋僖公於

閔始百餘祀想僖公有神震慄惶灼就斃然不寧日望一日歲望一歲庶幾人或正之得還昭穆之舊而魯之臣子例皆蒙蔽不能度以人情因謬承認迄莫能正反使順祀之舉出於陽虎之手是可羞也定八年陽虎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意唐不能還魏證之宅反使強藩請之白居魯不能序僖公之廟反使賊臣正之國尚為有人乎吾以為魯失寶具王大弓之辱較八未如順祀之為大辱也

出姜貴聘而賤逆

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



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  
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敬主

○襄仲殺惡及視立宣公出姜歸

齊文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

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

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書曰子卒諱之也仲少君命召士惠伯其宰公

用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

公用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乃入

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用務人奉其帑以奔

蒸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

市人皆哭魯

人謂之哀姜

義之所責民略而士詳法之所禁市寬而軍無士吾

所厚也責之不當如民之薄也軍吾所重也治之不

當如市之輕也此說者之所共守者也君子之意果

出於是乎君子以同天下為心者也厚士而薄民重

軍而輕市非所以同天下也待之同而治之異者稱

物平施而歸之同也為士者身處於籩豆絃歌之間

視禮義如寢食而愚鄙之民蓋有不聞禮義之名者

矣是士宜不犯義而民宜犯義者在軍者身處乎

旗鼓鈇鉞之間視法律如寢食而市廛之氓蓋有不

聞法律之名者矣是軍宜不犯法而宜犯法者也宜

不犯義者責之詳宜犯義者責之略宜不犯法者治

之急宜犯法者治之寬其不同乃所以為同也是所



謂稱物平施者也抑又有說焉居於義之中而犯義  
居於法之中而犯法非盡滅棄義法而不顧必不赦  
也其犯雖小而蔑棄義法之心則大也彼其處於義  
與法之外者雖過惡暴著特未知義法而然耳身過  
雖大而心過則小矣天下之過有衆人以為大而君  
子以為小者必身過也有衆人以為小而君子以為大  
者必心過也魯文公通姜氏於齊命使差輕是衆人  
之所謂小過耳而君子視之若大惡然論姜氏之逐  
魯國之禍皆本之於一使之不備驗襄仲之難其言  
無不雖者其所觀者在心不在事也魯人之於禮猶

越人之漁胡人之獵也晝與禮俱作夜與禮俱息不  
見異物而遷者也夫禮之愆在他國則可在魯國則  
不可蓋越人不能獵非耻也胡人不能漁非耻也在  
越而不能漁在胡而不能獵則舉國笑之矣蓋生漁  
獵之俗而不能者必天下之至拙生禮義之俗而不  
守者必天下之至慢也一使之不備他國之所謂小  
過而魯之所謂大過也一使之不備其事固小至於  
蔑棄周公數百年之禮法其心則大也履堯舜之朝  
而為欺者真欺也欺一言重於他時之欺萬言者也  
入夷齊之里而為盜真盜也盜一金重於他時之盜



萬金者也見堯舜而敢欺事夷齊而敢盜居魯國而敢犯禮推是心以往何所不至耶惡發於心者大則禍應於心者亦大是非報其事也報其心也非報其人也報其天也晉楚齊秦聘娶之際其犯禮蓋有大於出姜者矣而其得禍不皆若文公之烈考文公遭禍以其冒禮而非侮禮事雖醜而心則未如文公之縱也不然則文公一過而得遣他君有過而無尤天何私於晉楚齊秦而獨讎魯耶

### 楚滅六夢

文五年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子燮滅夢滅文仲聞六與夢

戒曰臯陶庭堅不祀勿諸德之不建民之先援哀哉

物莫不惡傷其類桃僵而李仆若樗若楛必不為之仆何也非其類也芝焚而蕙歎若蕭若艾必不為之嘆何也非其類也楚人滅江而秦穆為之憂文四年君子未嘗疑焉秦之與江同諸侯也同盟會也同利害也類同則憂同固其所也臧文仲魯國一大夫耳大夫束脩之間不出境其視他國之休戚固非職所當憂况六與夢邈然在江淮之間自魯視之蓋風馬牛不相及其存與亡何與於魯大夫事哉而臧文仲一聞其滅感顛深憂且遠傷臯陶之不祀此世之所以



共疑其闕於事情也見故人之子顛頓困阨則惻怛  
流涕解衣推食之不暇他日遇塗人之子則是心衰  
焉必厚其父祖然後憐其子孫者人之常也臯陶之  
沒下竟春秋千有餘年矣臧文仲生千有餘年之後  
吾初識臯陶於何地友臯陶於何時而視其子孫之  
亡憫惜痛悼不啻數十年膠漆之契是心安從生哉  
類之同者移千歲為一朝類之異者睽一朝為千載  
臯陶之所與同朝者曰共曰鯀曰堯曰舜曰禹禮貌非不  
相際也言語非不相接也然一則在雲天之上一則  
在沮洳之下一則在風塵之表一則在膏火之中對

席而分胡越接步而判古今想共鯀堯苗之心其視  
臯陶如寇讎然日夜伺隙惟恐害臯陶之無路耳矧  
有閔惜其子孫之意哉是所謂時同而類異者也天  
下之理未嘗無對既有時同而類異者亦有時異而  
類同者故臯陶近不與共鯀堯苗為類於唐虞之朝  
而遠與臧文仲為類於春秋之世想文仲之心仰不  
知臯陶之在唐虞俯不知身之在春秋無形之中自  
相拜酬無聲之中自相賡載跡遠而心近跡踈而心  
親此所以見臯陶之不祀慨嘆閔惜不能自已殆甚  
於合堂同席之交大抵君子必與君子合小人必與



小人合學者欲自驗其心蓋以是觀之吾見君子失志而憂見君子之子孫衰替而憂則吾心與君子合也吾見君子失志而不憂見君子之子孫衰替而不憂則是吾心不與君子合也憂人之憂本未足稱然吾心與君子合則大可喜不憂人之憂本未足貶然吾心不與君子合則大可懼欲占吾心於君子合與不合當察吾心於君子憂與不憂自省之術孰要於此哉

###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

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

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遠世猶治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占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詔言為之律度陳之藝經引之表儀示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秋道之以禮則使无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右即命聖王同之今縱无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雖以在止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三良之殉君古今之論是者半非者半是之者壯其志身之勇也非之者議其忘身之輕也是非之論雖不一至論其忘身則一而已矣吾獨以謂三良惟不能忘其身然後殉君使其果能忘身必不至於殉君也殺身以殉其君非忘身者不能今反謂不能忘身



者獨何歟殉葬非厚也是從君於昏也是納君於邪也是陷君於過也以三良之明非不知也知之而不  
敢辭者為其嫌於愛身也以愛身自嫌者未能忘其  
身者也使三子果能忘其身則視人如已視已如人  
君欲以他人為殉吾固爭之所爭者殉葬之失也不  
知其任人也君欲以我為殉吾亦爭之所爭者殉葬  
之失也不知其在已也吾尚不知有吾身又安有愛  
身之嫌哉身天下之身理天下之理苟強認其身而  
有之凡事之涉於吾身明知天下之正理避嫌而不  
敢言是橫私天下之身而橫私天下之理也吾方欲

救吾君萬世之惡名豈暇置一身之嫌於其間哉三  
子果不置嫌於一身之胷中則論已事如論人事居  
之不疑言之不忤必不至黽勉而受秦穆之命矣其  
所以寧殺身而不忍犯愛身之嫌者惟其未能忘身  
也人徒見三子奮然捐軀駢首就死共指之為忘身  
孰知其所以死實生於不能忘身也歟或曰三子之  
不能忘身則諾要不可謂之不厚其君也吾又以為  
不然為君計者厚其君者也為身計者厚其身者也  
三子若為君計必思殉葬為吾君無窮之累吾身縱  
不自惜豈不為吾君惜乎惟其專為身計而不為君



計故當秦穆殯葬之際謂不從則受偷生之責從之則君受害貶之責吾知免吾責耳彼君之責吾何預焉是心也果厚於君乎果厚於身乎然則三子之厚其君乃所以薄其君也

### 季文子如晉求遭喪之禮行

文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晉衮公卒

天下之患不發於人之所備而發於人之所不備十事而記其九來問者必其一之不記者也六經而習其五來難者必其一之不習者也四封而守其三來

攻者必其一之不守者也十而九焉六而五焉四而三焉所備者不為不多矣然善敵者置其九而問其一置其五而難其一置其三而攻其一緣間投隙專擇吾之不備而徑犯之何其逆料陰揣如是之巧耶此世所以共憂為備之難也然為備而不盡則難為備而既盡則易人之游於世罕與所長遇多與所短遇罕與所精遇多與所略遇雖左隄右防朝戒暮警偶有毫芒之不盡則禍必發於此而不發於其他信矣為備之難也是非為備之難也為備不盡之難也必猶有短然後人得而乘之必猶有略然後人得而



困之無所不長彼孰得以乘吾短無所不精彼孰得  
以困吾略苟無所不備禍雖欲發無所發之地矣是  
故君子之為備也人以為無我以為有人以為後我  
以為先蚤正素定使胷中無一之不備及與事物接  
此來則與此應彼來則與彼應從容談笑各就條理  
吾是以知為備既盡者如此其易也季文子聘魯求  
遭喪之禮而行且卿大夫之出聘所備者郊勞贈賄  
之儀耳張旌展幣之節耳專對答賦之辭耳至於遭  
喪之事眾人以為必無後其禮而不講者也魯使如  
晉者冠蓋相望而輪蹄相躡豈有他人皆不遭喪而

文子獨遭喪者乎文子獨以為時無止變無常墻數  
年而一頽固有適遇其頽者矣人百年而一死固有  
適遇其死者矣安可恃他人之不遭而必已之不遭  
者乎於是屬意衆人之所無博講衆人之所後當服  
豫之時而汲汲然扣遭喪之禮吾意魯國之人初笑  
文子之迂闊者多矣噫當假豫之時而求遭喪之禮  
文子固迂闊也至晉而果遭襄公之喪使未嘗講喪  
者處之其滄穰為如何其顛錯為如何及是時回視  
文子之問禮果迂闊乎果不迂闊乎始笑文子之迂  
闊者未必不反服文子之精審也嗚呼晝者夜之對



未有常晝而不夜生者死之對未有常生而不死當晝而謀寢息之具者人未嘗有以為怪文子當晉侯之存而問遭喪之禮亦何足怪乎矧文子所問者遭文子之喪耳儻如當生而問死則世愈不勝其怪駭矣雖然文子猶有所未盡也聘與喪無二禮而文子獨問喪是猶以喪為異也生與死無二理而子路獨問死是猶以死為異也異聘於喪故欲備喪異生於死故欲備死合聘喪為一本貫生死為一條者夫何備不備之足言哉

趙孟立公子雍

文六年八月晉襄公卒靈公少齊人以其難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三君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長立君有北四德者難必行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瀕變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羸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一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社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帥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或民立之不亦可乎使

○趙孟背先蔑而立靈公

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与之徒衛穆嬴曰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世才



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偏乃背先蔑○齊景公使國惠子高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昭子立荼哀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妙之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

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

樂河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實群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

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組公子陽生來奔萊入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理三軍之事乎

不與謀師乎師○陳乞逐高國哀六年齊陳乞為事高國

者每朝必駢乘馬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偏我盍

去諸國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尺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

之側殺我无曰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其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

之多難貴寵之由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

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

于莊賅國人追○信子立公子陽生哀六年八月陳信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

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秉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

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信子使子士

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一國之惡易以義奪一夫之惡難以義爭一國至衆

也一夫至寡也義可以勝衆而不可以勝寡何也公與私之異也有公惡有私惡上出於公雖衆易奪惡

出於私雖寡難爭故君子之論難易不施諸衆寡之

長六二



間而施諸公私之際廢立大惡也晉人欲立長君捨  
靈公而迎公子雍齊陳乞欲立長君廢荼而召陽生  
其惡同也然公子雍之謀一國之所共宜若難奪而  
穆嬴之弱反能以義奪之陽生之謀一夫之所專宜  
若易爭而鮑牧之強反不能以義爭之障稽天之浸  
而不能遏畎澮之流掃燎原之焰而不能息東緼之  
火抑有由矣晉人之迎公子雍舍家嗣而外求君視  
置君如弈棋其為惡固不待言然其情非以私已也  
非以求利也非以危國也不欲得長君以靖難耳是  
固晉人之所同欲也事則惡而心則公也其心既公

故迎子雍其事未嘗不出於公焉卿士合謀公之也  
支庶並擇公之也兩使如秦公之也三軍並迎公之  
也舉國之人雖陷於惡逆其心猶誤以為公一言一  
動皆明白簡直未嘗有纖毫覆匿掩蔽之意豈非公  
心尚存雖一國銳欲立雍有排山倒海之勢穆嬴一  
女子動之以義而一國之人怵迫焦灼如負芒刺如  
中刀槊如卧薄冰不畏秦師之銳鋒而畏穆嬴之涕  
泣亟棄雍而立靈公不啻如反掌之速吾是以知惡  
出於公者雖衆而易奪也至於陳乞之立陽生雖以  
齊國有憂少君不可訪為名自附於晉人之義然其



意實策立之功以為篡齊之資耳心私則事私故其  
援立陽生自始至末無非相與為私焉偽參乘而事  
高國者乞以私而除陽生之害也託晉馬而出魯境  
者陽生以私而應乞之召也乞之召陽生其始固已  
相與為私故投暮夜之隙以隱其歸實混食者之中以  
匿其迹惴惴然若狗偷鼠竊之為者其擅置立雖與  
晉人同然陳乞則畏人之知晉人則不畏人之知陳  
乞畏事之泄晉人則不畏事之泄是晉人以公自處  
而陳乞以私自處也陳乞先以私自處故雖聞鮑牧  
至公之義邈然如風之歷耳蓋乞之心自絕於義久

矣故使百人搖之猶不能少槩其心况一鮑牧哉大  
抵惡出於公則其根淺而易搖故雖一國之勢弱女  
子勝之而有餘惡出於私則其根深而難拔故雖一  
夫之謀強大夫排之而不足百圍之木根不附土未  
終朝而可仆拱把樸檟蟠根繞蔓於九泉之下雖千  
夫未易動也故君子能受萬人之公毀而不願受一  
人之私讎寧救萬人之公過而不能救一人之私慝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七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八

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

文六年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  
 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  
 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八月乙亥襄  
 公卒靈公少趙孟立公子雍賈季曰不如立  
 公子樂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  
 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賈季  
 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  
 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  
 夫侵官也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  
 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  
 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  
 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  
 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  
 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  
 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  
 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其其帑與其器用







得位之後視處父如路人利害不相關患難不相救  
此賈季所以知其無援也盾之不援處父者豈不知  
處父之恩不可負哉其矯情以示公者急於自解而  
不暇顧人耳然其示公之中未嘗不匿然以行其私  
焉賈季既殺陽處父盾歸其獄於續簡伯不探其情  
而誅賈季者蓋以賈季之所以殺處父者不平其私  
於我也處父之死由我也處父由我而死我為處  
父復讎而殺賈季則未免於私之嫌也故有賈季於  
遠又送其帑以致勤厚之意皆矯情以示公也孰知  
其示公之中陰匿其至私而不悟乎盾之所使送賈

季之帑者史駢史駢賈季之讎送帑而使其讎實欲  
史駢盡殺賈氏以逞吾憾也苟盾果出於善意則舉  
晉國之人豈無可任以送帑之責者今不付之他人  
而獨付諸其讎則盾之情可見矣若史駢從其黨之  
言盡殺賈氏則全賈氏之恩歸於盾威賈氏之惡歸  
於駢外示公義內復私怨其機可謂險矣史駢不悟  
其機反謂盾行禮於賈季抑忿釋憾衛之出竟其事  
雖善吾恐未必投盾之機也衛瓘將殺鄧艾知田續  
有憾於艾使田續追之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晉衛瓘傳  
續果殺艾瓘使仇讎追鄧艾盾使仇讎送賈氏其機



本自然衛瓘之機淺故田續悟其機而殺之盾之機  
藏故史駢不悟其機而生之是全賈季者雖史駢之  
美而本非盾之意也盾示之惡而駢誤以為善盾示  
之邪而駢誤以為正人之誤每如此亦何患於誤乎  
惡機可以感善邪機可以感正是善常在於惡之中  
而正常在於邪之中也善在惡之中是天下本無惡  
正在邪之中是天下本無邪也是言也是理也微矣  
哉

宋昭公將去群公子

文七年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在  
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覆矣

意謂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此况國君  
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綴尋斧焉者也必不可  
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  
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六  
卿和公室樂豫舍  
司馬以讓公子甲

見怒於人為吾解者必與吾親者也見疑於人為吾  
辨者亦必與吾親者也抑不知怒可使疎者解不可  
使親者解疑可使疎者辨不可使親者辨人之方怒  
也人之方疑也望其親厚者來固逆以游說待之矣  
先持游說之心以待其至則雖有公言亦視以為私  
雖有正論亦視以為黨豈特塞耳而不聽哉解其怒  
而其怒者有矣辨其疑而增其疑者有矣嗚呼親



者尤不可解况於自解乎親者尤不可辨况於自辨

乎苟不審勢不見機不觀色身往辨解徑犯其疑怒

之鋒則一顧而生百忿一詰而生百疑辭多則謂之

爭辭寡則謂之險貌莊則謂之傲貌和則謂之侮進

退周旋無非罪者束手而赴讐家其見殺者非讎之

過也我自送其死於讎也裸裎而投虎穴其見噬者

非虎之暴也我自送其死於虎也彼方蓄怒積疑欲

致毒於我而未得逞我乃委身其前以投之其得全

也難哉宋昭之無道嗣位之初欲盡去群公子其志

銳甚吾意為群公子所親者皆將遠嫌退縮而不敢

預其禍獨樂豫拳拳盡力進諫而止之意者豫之

視群公子聲迹不相聞休戚不相及居無嫌之地可

以肆言而不忌乎及詳考之於傳豫實戴公之裔乃

所謂群公子之一也身在群公之數不以自嫌獨敢

辨解於昭公之前昭公雖不從亦安其言而不以為

憾也豫不以嫌自處可耳至於使無道之君亦安其

言而不憾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切意豫平居暇食

處群公子間身廊廟而心山林身軒冕而心布褐身

鍾鼎而心簞瓢和而不同群而不黨豫固不以公子



子自處放雖在利害之中實出利害之外從容進諫  
忠誠懇惓專悟於君物莫能間當是時豫豈自知身  
之為公子哉何獨豫不自知為公子雖昭公亦豈知  
豫之為公子哉儻豫自知為公子則嫌心生而不敢  
言儻昭公知豫之為公子則忿心生而不能忍將見  
諫語未終先群公子而賜絕命之書矣惟兩出於不  
知此所以兩相安而不相忌也昭公雖能安豫之言  
而不能從豫之言迄至群公子之亂刃交矢接公室  
如綴旒預復與六卿和公室舍其司馬以畀昭公之  
弟印使昭公知公族之中固有視富貴如鴻毛者以

深釋昭公歎怒是昔以言諫而今以身諫也非心無  
富貴其馳退如此之決乎預心無富貴故始不以公  
子自嫌而進言亡嬰鱗之危終不以司馬有累而棄  
位過脫屣之速苟藏於心者有毫芒之顧惜則發於  
口者有丘山之畏怯矣故棄人之所不能棄然後能  
言人之所不能言

### 士會不見先蔑

文十七年趙宣子背先蔑而立靈公己丑先蔑  
奔秦士會從之士會曾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  
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為用之士季  
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  
不見



物之易合者莫如居患難之時同川之魚鱣不知鱣  
鱣不知鱣游泳不相顧也及失水則相沫相濡驩然  
而相親豈得水則不仁失小則仁耶居患難之地不  
得不合也同舟之人胡不知越也不知胡語言不相  
入也及遇風則相赴相救慨然而協力豈喪風則不  
義有風則義耶居患難之地不得不合也隨會之與  
先蔑並立於晉朝其游居周旋之久豈如胡越之無  
情哉及以公子雍之故俱得罪而奔秦此政涸澤之  
魚相濡沫之時會之視蔑乃漠然無情歲律三改而  
曾不與之一面居患難之地而反落落難合何耶人

知患難之易合而未知其所以合也憂同則易合怨  
同則易合忿同則易合同憂相遇必相親以謀其憂  
同怨相遇必相親以毀其怨同忿相遇必相親以逞  
其忿其朝夕聚會握手而語促膝而議者豈復有善  
意哉非咎人則訾人也非私計則詭計也以憂濟憂  
以怨濟怨交日深而惡日張矣其所以易合者果正  
耶果不正耶竇嬰灌夫父子觀於廢退之時傳見本准  
南衡山昆弟語於怨望之日傳見本其終之為何如耶  
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為也吾嘗聞君子處患難矣內  
省不疚者也反求諸已者也素其位而行者也本末



嘗憂何必與人共其憂本未嘗怨何必與人共其怨  
本未嘗忿何必與人共其忿使其人道義可慕忠信  
可友樂易可近慈仁可依則未有患難之始吾固與  
之合矣豈必待有患難而與之合耶待患難而始合  
則其合者非吾本心也驅於患難苟合以濟事也是  
宜隨會之所不忍為也貧者不肯與富者狎而與貧  
者狎是何也富者其所忌兩貧則無所忌也愚者不  
肯與賢者狎而與愚者狎是何也賢者其所忌兩愚  
則無所忌也人居患難之時以己之在難而疾人之  
無難其視優豫愉佚之人且憎且忌望望然去之惟  
其同在難者欵密親狎而無間其心豈不甚淺狹而  
可憐耶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為也或曰趙盾實執晉柄背  
先蔑而立靈公則盾之所讎者惟蔑爾至隨會雖以  
累而俱出本非盾所怒也會明絕蔑於秦乃所以陰  
結盾於晉僥倖歸國不顧賣友以市恩非險薄之尤  
者乎吾應之曰此後世之心而非隨會之心也以此  
世之利心而量君子之公心則其舉其措其語其默  
無不可名以利豈獨先蔑一事哉會果出於利心則  
其險譎僅足以欺一夫耳不動聲色而群盜自奔是  
亦可以利心感之耶光輔五君而名聞諸侯是亦可



以利心圖之耶固不可以後世之利心量君子之公  
心也雖然會之公心吾猶有憾焉會不以同患而親  
蔑可也至於絕迹不見則矯枉過直矣吾不知會在  
晉之時於朝廷於官府於衢路果能避蔑而不見耶  
在晉則見之在秦則不見是不免以罪自嫌而非公  
之盡也以公自處則去國如在國有難如無難雖不  
加親亦不加踈豈以晉秦二其心哉吾固疑會公心  
之未盡也吾固以公心責之而不以利心量之也

### 穆伯取已氏

文士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婦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歸

則為襄仲聘焉冬徐代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世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叔敖反之復為兄弟

如初從之 ○穆伯以幣奔莒 文八年穆伯如周弔喪不

至以幣奔莒 ○穆伯歸魯復過莒 文十四年從已氏世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

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

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將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 ○齊人歸公

將來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齊人歸公孫喪聲已不視 文十五年齊人或為孟氏謀

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惠叔備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



日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  
視共仲聲已不視惟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  
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  
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弔喪哀  
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  
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問脩怨於君子必以為非問脩怨於小人必以為是  
二者皆未為定論也專於報怨者商鞅氏之徒耳范  
睢氏之徒耳並本格之以聖人之門在所擯也專於  
忘怨者老聃氏之徒耳莊周氏之徒耳並本格之以  
聖人之言亦在所擯也吾聖人之曰未嘗脩怨未嘗  
不脩怨權其小大輕重而中持衡焉小者忘之大者  
報之輕者忘之重者報之未嘗倚一偏而主一說也

穆伯為襄仲聘婦于莒中道而奪之夫豈細怨也哉  
而惠伯區區其間委曲調護始則釋其憾終則全其  
恩彼非不知輕重小大之所在也蓋穆伯之於襄仲  
兄弟也怨之小大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非較小  
大之地也怨之輕重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非較  
輕重之地也合以人者有時而離合以天者無時而  
離兄弟之屬天也人怨不足以害之襄仲之怨穆伯  
以人觀之則固大矣重矣以天視之則兄弟之親與  
生俱生而不可離豈以恩而加豈以怨而損哉雨暘  
變於前太虛之真體未嘗動也恩怨交於前兄弟之



真情未嘗動也曰雨曰暘而真體之中本不知有雨  
暘自恩自然而真情之中本不知有恩怨襄仲向者  
之怨私情之怨耳今者之解私情之解耳乃若曾中  
之天則向無怨而今無解也不然則豈惠伯立談之  
頃所能回耶焚廩消階之雲治棲入宮之海見孟子  
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為舜切齒而舜之恩意源源  
不絕者非以德而報怨也以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  
也以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蓋鬱陶而思舜者乃  
象之天彼傲而害舜者特象之人耳舜之胸中純乎  
天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使惠伯立於舜之

朝特化於舜之天而不自知矣雖有喙三尺焉攸用

鄴舒問趙襄趙盾於賈季

文士年秋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  
因賈季問鄴舒且讓之鄴舒問於賈季曰趙  
襄趙盾孰賢對曰趙襄之日也趙盾盾  
夏月之日也注云之日可變夏日可變

天下之物不可以疑心觀也萬物錯陳於吾前是短  
鶴長繩直鈎曲堯仁桀暴夷廉跖貪區別彙分本無  
可惑疑心一加則視鳥如鶴視繩如鈎視堯如桀視  
夷如跖是非物之罪也以疑先物所見固非其正也  
為疑未解外觀必蔽不求之於心而求之於目難矣  
哉此猶非其難也物未嘗眩吾而吾則疑物也吾先



以疑待物而物之似復適投吾之所疑以我之疑觀  
物之似此天下之至難辨也賈季之仇趙盾古今莫  
不聞言發於仇讎之口人固先以疑心聽之矣使季  
譽盾之清耶人必曰陽譽其清而陰譏其陋也使季  
譽盾之剛耶人必曰陽譽其剛而陰譏其很也季以  
公心譽之人以疑心聽之言在此而意亦在彼雖其  
辭坦明易直無疑可按且猶揣摩猜度靡所不至況  
所譽之言未免於可疑耶冬日人所愛也夏日人所  
畏也季目衰以冬而目盾以夏吾不知季以衰勝盾  
也抑以盾勝衰耶是殆未可知也以盾之威為可畏

耶抑以盾之虐為可畏耶是殆未可知也一言而挾  
勝負之兩意一字而具威虐之兩端苟季素與盾無  
間然之隙則人固未敢以毀盾疑也今季與盾其仇  
若此其語又若此以前之仇驗後之語雖有知者觀  
之亦必斷然謂之毀盾矣信如是則季之毀似非也  
真也人之觀季非疑也明也吾何以知季之非毀盾  
耶幽囚野死之謗不出於康衢之間而出於秦漢之  
後記擅蓋以秦漢之心而量唐虞之心信乎其可疑  
也癰疽瘡環之謗不出於洙泗之濱而出於戰國之  
末豳軒蓋以戰國之心而量仲尼之心信乎其可疑



也待後世之心而觀古人之迹蓋無適而非可疑者  
豈獨賈季事哉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古之人未嘗  
以私鬪忘其家也自後世之心而量之未必不疑其  
匿怨也人之行不以所惡廢鄉古之人未嘗以私惡  
忘其鄉也自後世之心量之未必不疑其矯情也季  
盾易汪之仇私仇耳百年父母之邦豈以一盾而大  
棄之耶盾所以敢使季責鄆舒者知其怨盾而不怨  
晉也季所以肯對鄆舒而譽盾者亦主晉而不主盾  
也盾以晉使之而人以盾使之季子亦為晉言之而  
不為盾言之烏可以後世淺心量之乎以冬樹表以

夏疑盾其迹似優衰而劣盾也其心則為戎狄難以  
愛懷易以威服欲鄆舒知盾之威不可犯非如衰之  
猶可狎也張盾之威所以張晉之威所謂實與而文  
不與也馬援未嘗尊高帝而卑光武激言之者所以  
使隗囂知光武細謹之不可欺觀本賈季未嘗優趙  
衰而劣趙盾激言之者所以使鄆舒知趙盾威靈之  
不可犯馬援嘗與光武有睚眦之隙則世又抑以疑  
季者疑援矣心未古而遽欲觀古人之書其疑可勝  
既耶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歸衛地



文七年晉郤缺言與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  
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  
示威服而不柔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  
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  
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惟  
之九歌六府三事位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  
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  
之謂之德禮无礼不樂由叛也若吾子之  
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蓋使睦者歌吾子乎  
宣子○晉歸衛田文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  
匡戚之田于衛且復毀公  
腎池之封自申  
至于虎牢之境

急人之聽者必以言之緩為大成然其所以終不合  
者非傷於緩也傷於急也大其声疾其呼而聽者猶  
若不聞危其言激其論而聽者猶謂不切檻可折墀

可用冠可免笏可還而聽者之心終不可移忠臣義  
士感慨憤悱自尤其言之猶未急更相激揚更相摩  
厲言愈迫而効愈踈他日聞有一言悟意回難回之  
聽者意其言必剴切的近出於吾平日所慮之外及  
徐問其說乃吾異時所共訕侮以為迂闊者也言者  
急而聽者緩言者緩而聽者急豈聽者樂與言者相  
反覆耶獲推盜不能止人之飲而談笑詼詠可以使  
人終身視酒如仇讎閉門投轄不能挽人之留而避  
逅遇合可以使人終身從我如父子強人之聽者固  
不若使人之自聽也以衛之弱而取怒於晉壤地侵



削鄰於危亡君臣側席朝不謀夕勢可謂至急矣為  
衛謀者必亟問亟禱急自解於晉可也今卻缺為衛  
請侵地於趙宣子乃取古人之陳言所謂六府三事  
九歌者諄上而誦之此何時而為此言耶然言出而  
地歸曾不旋踵持斷編腐簡熟爛之語而速於辨士  
說客之功吾是以知世人之所謂急者未始不為緩  
世人之所謂緩者未始不為急也嗚呼以此之利害  
而解彼之利害是同游乎利害之內者也以此之是  
非而攻彼之是非是同游乎是非之內者也晉既以  
壤地為急為衛請者復以壤地為急言者聽者俱墮

於是非利害之內是猶兩人之角其勝其負安可預  
必乎故卻缺之進說綽約容與不與宣子爭於是非  
利害之內而置宣子於是非利害之外彼方瑣屑叢  
紙滯心塞地尺寸之末而吾忽以聖人之法語大訓  
仁聲正潔投於其耳心融神釋如朝舜禹而陪夔龍  
曾中洞然曠無畛域至此豈復知有晉疆衛界之辨  
乎此其所以不用力不費辭而平兩國之憾於片言  
還數年之侵於一日也雖然舜之琴亦若舜自鼓鞀  
記禹之樂不若禹自歌書琴存而操已變樂是而人  
已非卻缺追誦六府三事九歌之語於春秋爭奪之



中山豈能動物悟人如此之速乎蓋樂有作輟而至音  
無存亡世有久近而至理無今古九叙之歌在唐虞  
聽之不為新在睨周聽之不為舊愈言愈深愈聽愈  
感一念警發固可以再還唐虞之天地於几席之間  
又奚止戚田之還耶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八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九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

文公八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  
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子之孫孔叔  
公孫鍾離及人司馬公子甲皆昭公之黨也  
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  
効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 ○宋襄夫人  
之比日復之亦書以官皆實之也  
殺昭公以文十六年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  
之公知之盡以宝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  
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  
誰納我且既為入君而又為入臣不如死  
盡以宝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  
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  
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  
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  
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



待人欲寬論人欲盡待人而不寬君子不謂之恕論人而不盡君子不謂之明善待人者不以百非設一善善論人者不以百善略一非善待人者如天地如江海如藪澤恢恢乎無所不容善論人者如日月如權衡如水鑑昭昭乎無所不察二者要不可錯處也待人當寬世固已知之矣至於論人當盡學者每疑其近於刻而不敢盡焉抑不知論人者借人之短以攻我之短借人之失以攻我之失言於自為而非為人也品題之高下所以驗吾識之高下與奪之公私所以驗吾心之公私苟發於言者略而不盡則藏於

心者必有昏而未明者矣吾夫子譏賜也之方人言未絕口而自操春秋之筆善善惡惡無毫髮貸是豈遽忘前日之語哉待人與論人固自有體也宋襄夫人之亂蕩意諸始則出奔終則致死大浸稽天而砥柱不移風雨如晦而鷄鳴不已凜然亂臣賊子之大閑也雖使有一行之未當一善之未全君子尚忍復議之乎當是時奔走於夫人之宮者冠蓋相望受施於公子鮑之室者蹄踵相躡至於安受昭公之賜橐珍囊寶散而之四方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不思議此而惟意諸之是責吾不知與逆徒何親與公室何讎



乎與小人何厚與君子何薄乎雖公室而親逆徒厚  
小人而薄君子雖鄉黨有好事者猶耻為之未有名為  
學者而反不耻者也然立論之際先則譽意諸之忠  
後則責意諸之過變譽為責夫豈得已哉蓋將假意  
諸既往之過為吾身將來之戒也言發於意諸而心  
主於吾身也意諸效節之去義當去也意諸從田之  
死義當死也是皆不可毀也然意諸親則公族官則  
司城坐視昭公之失道襄夫人之蓄怒公子鮑之陰  
謀凶德參會待釁而發上則不聞有正救之諫中則  
不聞有調護之功下則不聞有擊斷之勇見亂而始

去去何晚也見弑而始死死何補也想夫亂機之將  
兆弑戒之將成通國之內外舉知魯謂意諸之賢獨  
不知耶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翻然高舉者蓋懷其  
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言顧位苟祿日復一日其意  
以謂無難則忍耻以庇宗有難則捐身以刷耻以後  
之節贖前之非後世君子要必有哀吾之用心者殊  
不知君子不忍一日置其身於可愧之地今日為善  
尚恐他日為惡詎有身居可愧之中預指他日之節  
以贖今日之非乎他日之節未至今日之非方增斯  
心也君子乎小人乎此吾所以為意諸懼也此吾所



以不為意諸懼而為吾身懼也

### 箕鄭父殺先克

文八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前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崩得作乱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

見人之禍必思求其得禍之道古今之通蔽也人之

得禍果皆以其道是天下無不幸而遇禍者也天下

固有得禍而非不幸者矣四裔之囚流其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

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見者不嗟非不幸也兩觀之僵誅孔子

正卯於兩觀之下過者不憫非不幸也得禍而非不幸惟此

時為然爾時非虞也君非舜也國非魯也相非丘也

流竄相望安可槩以凶族待之乎刀鋸相尋安可槩

以少正卯待之乎吾恐四裔之遠未必無如稷無如

契如垂如益者也吾恐兩觀之下未必無如參無如

騫如由如賜者也王綱殞絕忿怒橫流以私讎公以

邪戕正得禍而不以其道者夫豈一人耶左氏所錄

公卿大夫之遇禍者必求其召禍之由信如是說則

春秋之時無一人不幸而受禍者也使左氏移此筆

以書虞之典續魚尾之論則雖曰無一人不幸受禍吾

孰敢以為非哉今記載春秋衰亂之世見人之遇禍



者則吹毛求疵捃摭其過以證成其罪不憫君子受禍之不幸而惜小人殺人之無名此吾所以深為左氏惜也姑以先克一事明之左氏將書先克之死以謀帥之事列其前以奪田之事繼其後積二事以為先克召禍之由欲後世知箕鄭父輩之作亂不為無說先克之致死不為無罪其為箕鄭父輩謀則忠矣吾不知先克何負於左氏而謀帥大事也國之興衰民之死生所由繫者也先克身為近臣親見晉侯謀帥之未當詎肯坐視耶匿情而不言不可也畏禍而不言大不可也於是上不敢順主欲下不敢恤衆仇

奮然請於晉侯而更之可謂不負其君矣至於董陰之役以軍事奪薊得之田此又晉之軍政而非先克之家政也大而謀帥小而奪田為先克者知致吾義而守吾職而已人怨耶不暇問也人不怨耶亦不暇問也苟預憂人之怨畏首畏尾則在朝必不敢發一言在軍必不敢舉一罰矣人皆持此心社稷何賴焉國家何賴焉先克所以明知他日之禍而不敢避也為左氏者蓋亦深嘉先克之忠毀斥鄭箕父輩之罪俾當官而行者有所勸覆出為惡者有所懲則庶可自附於春秋褒貶之義矣既乃無一言直先克之枉



屑屑然若為其鄭父輩解殺人之謗者此吾所以深  
為左氏惜也或曰陽處父易孤射姑趙盾之班終以  
見殺文六其事適與先克類然則左氏所載者亦非  
歟曰不然陽處父易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既出之後  
先克謀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未出之前命既出而擅  
更之逆也命未出而亟救之忠也處父之逆司寇不  
誅至使狐射姑不勝其忿而自戕之襄公於是失刑  
矣至於先克之忠猶當十世宥之以其勸事君孰謂  
堂堂晉國不能保一臣而使盜賊竊發之謀敢行於  
朝乎君子是以知晉之不競也處父之事在所戒先

克之事非所戒處父之禍在所懲先克之禍非所懲  
名則魯衛實則胡越烏得均之處於一域耶

范山說楚子圖北方

文九年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必不在諸侯  
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  
堅公子子尤及樂耳鄭及楚下

觀人之道自近者始一言之誤一行之愆同室者知  
之同里者未及知也同里者知之同國者未及知也  
國踈於千里踈於室地愈踈則知愈踈也亦勢也  
自鄰視魯有踰日而不知者矣自燕視齊有踰月而  
不知者矣自越視胡有踰歲而不知者矣是近者之



舊聞即遠者之新聞近者之既見即遠者之創見庸  
有近未知而遠先知者乎晉靈公即位之初其失德  
未有聞於人也內而欒卻胥原日咥日侍傳不載其  
諷諫之辭外而宋衛陳鄭時聘時覲傳不載其怨誅  
之語彼范山者邈然介居漢水方成之間顧瞻汾澮  
如在絕域果何自而知靈公之可輕北方之可圖乎  
是非道聽塗說之謬必臆度意料之妄也然楚師一  
出諸夏披靡莫敢枝梧果不出山之所以豈觀於近  
反不若觀於遠耶吾知其該矣以地以勢則近者詳  
而遠者略以情以理則近者蔽而遠者明問官府之

政於鈴下馬走甲是之非嘈嘈囔囔迄無定說至太  
山之隈絕澗之曲農夫樵父相與畫地而譏長吏之  
能否若辨黑白若數一二較然而不可欺彼豈常識  
刺史之勇而望縣令之爲哉其言堅定精審及勝於  
左右前後擁護奉繕之人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則  
毀譽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  
靈公之不君基於始而成於終當其嗣服之初雖無  
萌芽之可尋豈無兆朕之可卜舉世不知而范山獨  
知之豈合衆人之智不如一范山乎亦有所蔽焉耳  
譬幸者靈公恩賞之所及也故蔽於愛而不知卿大



夫者靈公政令之所及也故蔽於尊而不知列於齊  
盟者靈公兵威之所及也故蔽於畏而不失淮范山  
立楚之朝食楚之糧其視靈公若風馬牛非恩賞之  
所及故不為愛所蔽非政令之所及故不為尊所蔽  
非兵威之所及故不為畏所蔽三蔽既盡一心自明  
此其所以雖身居萬里之表而揣摩靈公之巧揆之  
趙盾隨會之諫友在於十年之先也孰謂近者難揆  
而遠之易欺耶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  
語有所深感焉晉主夏盟自文至靈三君矣靈公即  
位之始其拊循諸侯必未敢遽改先世之舊玉帛瑞

節猶文襄也芻粟牲牢猶文襄也物采辭令猶文襄  
也盟約要束猶文襄也惟其心不在諸侯故蔽雖厚  
而人自見其薄禮雖備而人自見其略儀雖華而人  
自見其瘁令雖嚴而人自見其慢猶人之將疾百骸  
九竅物物備具然而神不主耳目鼻口手足肩背解  
散而不屬弛縱而不隨形雖在而其精華英靈之氣  
枵然無復存矣范山之論晉置其形而索其神遺其  
迹而察其心其亦妙於觀國哉  
楚范巫商也謂成王子王子西皆強死

文十年初楚范巫商也謂成王子王子西曰  
三君皆曰恃強死城濮之沒王思之故使止子  
玉曰母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盜而縣絕王使  
適至蒙止之使為商公漢游江將入郢王



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謗言謂臣將逃臣是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開宜申及仲歸

凡人之情厭常而嗜怪駭正而從偽此古今之通病也奮臂大呼不足以動一旅而狐鳴魚腹之詐不移畧而成軍魏陳徒步獻書不足以取一官而祭竈闢其之誕不終朝而胙土漢郊矣夫人之嗜怪而從偽也天下之常道惟恐人之不嗜至於怪則惟恐嗜之太深天下之正理惟恐人之不從至於偽則惟恐從之大過巫覡之說怪之尤者也楚巫商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將強死三人者銘其說於心至於城濮

之敗成王汲汲赦子西子玉之罪惟恐巫言之或驗既而子玉果不及止而死備二十八年是巫言既一中矣有神妖之說誘之於前有子玉之死堅之於後為成王者尚不知戒溺愛奪嫡取熊羆之禍文六年是巫言既再中矣巫言其三而中其二惟子西惇然子立顧影獨存是宜朝警及戒擇地而行深圖自免之術乃顯行逆亂以殺其身巫者人之所甚信死者人之所甚畏不信人之所信不畏人之所畏子西豈與人異情哉蓋所以信巫者私心也所以作亂者亦私心也私心之生乍發乍止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烏能持久



而不變耶始怵於妖而信之終怵於利而忘之以私  
奪私互為消長無惑乎子西之遽忽其所信也世衰  
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張詭幻禍福之說以誑脅愚俗  
是亦巫覡類耳儒者或以陰助教化許之遽謂稟宮  
金地之說未必真有要可以引人為善鄧都泥犁之  
說未必真有要可以止人為惡所示者虛所得者實  
亦何負於天下耶抑不知牆之始築有一甫之虛則  
其頽敗必見於風雨之時念之始發有一毫之虛則  
其渝毀必見於事變之日人之始信禍福之說固已  
失其本心矣以誑而趨善非本欲為善也以脅而避

惡非本不為惡也是心本無特暫為禍福虛說之所  
誑脅他日復為利害所誑脅安得不變而之他耶此  
亦一誑脅也彼亦一誑脅也亦何分輕重於其間哉  
有實理然後有實心有實心然後有實事豈有借虛  
說而能收實效者耶如成王子西其始信商似之說  
至堅至篤曾未幾何蔑棄而不顧則詭幻禍福之說  
不能久使人信明矣其始之銳固可以占知其終之  
怠其始之執固可以占知其終之移本心不堅事物  
攻之者四面而至固可以拱手而俟其敗何必親與  
之角哉故吾始憂異端之難攻而終知異端之不足



攻也

###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文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  
 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乃逆楚子勞且聽命  
 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  
 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  
 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无畏執其僕以  
 拘或謂子舟曰因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  
 而行何強之有敢  
 愛死以乱官乎 ○宋殺申舟 宣十四年楚  
 于齊曰无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  
 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  
 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  
 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  
 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  
 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役袂而起  
 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名不可以幸取也天下之事固有外似而中實不然  
 者幸其似而竊其名非不可以欺一特然他日人即  
 其以而求其真則情見實吐無不立敗名果可以幸  
 取耶幸雖在前憂實在後人見其似而信其真幸之  
 大者也人見其似而責其真憂之大者也以一朝之  
 幸易終身之憂智者其肯易之耶馬之外疆中乾者  
 濫得騏驥之名幸則幸矣馳陵谷而責以騏驥之足  
 憂將若之何士之色厲內荏者濫得逢干之名幸則  
 幸矣臨刃雋而責以逢干之節憂將若之何是故求  
 名易保名難取名易辭名難受名之始乃受責之始



也昔之君子內未有其實則避名如避諱畏名如畏  
辱方逡巡却走之不暇况敢乘其似而邀其名乎孟  
諸之役文之無畏席強楚之威而窘戮宋公本無定  
稱者然宋公國雖弱而位則君上文之無畏國雖強  
而位則臣也論其實則以楚加宋以強凌弱人之所  
甚易論其迹則以卑犯尊以弱擊強人之所甚難居  
甚易之地而坐得至難之名人情誰不樂此哉此無  
畏所以因其似而竊其名也必嘗揮金發粟然後人  
許其豪必嘗赴敵突圍然後人許其勇今無畏挾六  
千里之楚而折一與國之君前無權勢之可懼後無

憂患之可虞從容談笑而冒不畏強禦之名天下之  
所謂幸者有過於此乎想無畏正色莊語以答或人  
之問必謂名固可以幸取人固可以名欺雖吾君亦  
以勁正見期孰知吾之有所挾哉後衛侯之腕人  
知涉他之直而不知其借晉之威也定八年晉師將  
盟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也曰我能盟之將  
勅涉他後衛侯之手及掩衛侯怒乃叛晉晉人請改  
盟復沒太子之車人知江充之直而不知其借漢之  
威也江充從上其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  
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曰甘愛車馬誠不欲令  
上聞之以教殺亡素者惟江君看之充白戮宋公之  
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人見信威震京師戮宋公之  
僕人知無畏之直而不知其借楚之威也無畏借楚



之威以為已名無毫末之勞而有丘山之與使如是  
而後憂則誠不如計直不如由君子不如小人矣抑  
不知人既以直期之亦必以直使之故楚子異日遣  
使過宋而不假道置他人而推無畏豈不以直辭勁  
氣固可以橫身犯難而張強楚之大聲乎無畏始知  
前日之偽名適所以招今日之實禍畏縮惶惑言於  
楚子曰鄭昭宋龍聶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哀鳴乞憐一  
至於此向來之直辭勁氣安在耶始則曰敢愛死以  
辭官今則曰我則必死始一何壯今一何怯耶無事  
則為不畏死之言有事則為畏死之語真情本態至

是盡露矣名之不可苟得如是哉嗚呼譬是者命在杖  
矣杖則顛渡者命在壺失壺則弱挾外以為重者夫  
其所挾未有不危者也無畏之所挾者楚耳一旦身  
出方城之境宋人豈懼矣楚之無畏哉宜其甘心而  
不顧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為挾外物者之戒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

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  
如富父終甥浴其喉以戈殺之理其首于子  
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駟伐未  
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形班御皇父充石公子  
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駒乘以敗狄于長丘獲  
長狄綠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  
襄公之二年鄭駟伐齊齊王于成父獲其弟  
焚如理其首於周首之此門備人獲其季弟



簡如郵購  
由是家

防風氏身橫九畝不能免於會稽之誅昔禹致羣臣

防風後至禹殺而巨無霸身大十圍不能免於昆陽

之數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

人破久矣形之不足恃也造化一機坯冶一陶陰翕

陽張萬形並賦遇川澤則黑而津遇墳衍則折哲而瘠

遇原隰則豐而痺遇山林則毛而方予其形者無愛

憎受其形者無恩怨是故鷓鴣不以大自夸蜩鷃不

以小自慊真靈不以長自喜蟪蛄不以短自憂私天

地之形以為已有固已得罪於鑪錘况敢恃之為暴

耶衣不勝而成霸晉之功者無所恃也趙文子其

衣其言物物然如不出諸口所奉於晉國管庫之貌

不稱而擅佐漢之謀者無足恃也贊曰聞張良之智

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形不長而專伐蔡之助者

無足恃也裴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

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其自贊云爾形不長爾貌

不陽胡為將胡為相一點點靈臺丹青莫狀事見唐文

以是知無恃者有有恃者亡廷弱么麼未必非福也

梧壯偉未必非殃有形不能使而反見使於形可不

為大哀耶長狄之種其軀幹絕異於人是亦偶得一

氣之偏者耳自緣斯以來負其軀幹暴蔑上國每出



輒敗一出而斃於長丘再出而斃於周首三出而斃  
於咸四出而斃於潞種殲族殄靡有孑遺豈非形為  
之累耶東方之夷被髮文身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  
也西方之戎被髮衣皮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使  
長狄之種所賦之形與四夷等彼將安其擅毒甘其  
漣酪未必敢與上國抗衡縱使蟲賊邊鄙亦將知難  
而退詎至若此極耶惟其偉岸自伐故飛揚跋扈陵  
跨中國塊視秦華埴視城郭蟻視甲兵兄踣於前而  
不悛弟仆於後而不止挫愈奮敗愈張非覆宗絕祀  
蕩無吹火未有晏然而不為諸華之害者也貌虎之

猛形實驅之犬馬之馴形實束之長狄族類豈皆

為暴哉一受長狄之形雖欲已而有所不能自已也

心為君則形為臣形為君則心為臣同是貌也仲尼

聖而陽貨狂仲尼貌與楊虎相類故有康人之圍同是目也大舜仁而

項籍暴周生有言舜蓋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豈其苗裔耶句其與之暴也賦其形者

非有異特制其形者不同耳苟長狄能制其形則必

能保其形矣豈至身首異處而為萬世戒哉小心翼翼

翼徽柔懿恭見者忘其十尺之高是亦西夷之人也

議者勿謂狄無人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九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文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曰君不忘先君之好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以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无陋矣厚賄之

天下之情待之厚者責之厚待之薄者責之薄厚責難勝謗之所集薄責易塞譽之所歸是故名大於實者先榮而後辱實大於名者先辱而後榮非人情之



多變也失所期則怒過所期則喜喜怒哀之變即榮辱  
之變也總角之童一拜一起粗中儀節不中朝而譽  
滿州閭至於成人則正冠束衽終日兢兢少有惰容  
鐫譙四起天下之情夫豈難見耶秦之為秦介在西  
秉周禮俎豆羽籥弁冕鼎鉶蔚然先王之遺風在焉  
雖宋衛陳鄭號為諸華者猶且下視之况如秦之僻  
陋在夷者乎當西乞術入境之時魯人固預以戎狄  
待之矣入粵者不敢言縛入胡者不敢言弓入燕者  
不敢言函入魯者不敢言禮孰謂西乞術出於戎狄

下國乃不量其力欲與魯之君臣周旋酬酢於玉帛

鍾鼓之間乎四方將命而來至於雉門兩觀之下者

鮮不失禮受辱而退孫文子有同登之辱襄七年范獻

子有歸費之辱昭二十二年徐容居有進舍之辱襄八年齊

慶封有茅鷁之辱襄二十八年矧區區西乞術詎能免此

辱耶想術奉璋薦瑞之際公卿環列輿隸堵觀俟其

步武之蹉跌以為嘲伺其辭令之舛差以為哂今術

俯仰音吐丰容華暢出於魯人之意表始以為烏鳶

今乃為鸞鳳始以為蓬蒿今乃為梧櫟此襄仲所次

失聲歎息而繼之以重賄也觀其儀固魯人之常見



聽其言亦魯人之常聞襄仲所以變色而稱揚之者庸非以夷狄遇之耶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者駭而疑之也曰國無陋矣者矜而進之也前之倨適所以為後之恭前之輕適所以為後之重其視鄭人之璞稱頌未已而唾罵隨至者亦有間矣名逐我則逸我逐名則勞甚智而居以愚甚辯而居以訥他日微見端倪少出鋒穎一談而人一警一動而人一服雖欲逃名名亦將逐之而不置矣未智而先得智之名未辨而先得辨之名終日矻矻追逐以求副其實一不稱而萬有餘喪矣昔之智者所以寧使名負我而不

使我負名也名負我則責在名我負名則責在我二者之勞逸相去亦遠矣雖然此猶未免名與我之對也形不知有影而影未嘗離形聲不知有響而響未嘗離聲聖人不知有名而名未嘗離聖人嗚呼豈春秋之士所及哉

### 隨會科晉師

文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婿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在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秦軍掩晉上



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襄狼坐甲固敵是  
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  
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  
獲穿也獲一帥也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  
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上皆  
未怒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  
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  
守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  
待期而薄人於險无勇也乃○吳將伐魯問  
叔孫輒公山不狃哀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  
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  
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  
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君子違不適雖國  
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  
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發鄉今予以小  
惡而欲覆宗  
國不亦難乎

見一事而得一理非善觀事者也聞一語而得一意

非善聽語者也理本無間一事通則萬事皆通意本

無窮一意解則千語皆解北土之書一編耳尺簡寸

牘所載幾何豈能盡括車壘輿地之形預數羸項韓

彭之難哉然子房得之則問羊知馬覘影知形迎閱

而群策鋒起隨諷而衆機叢生此所以能用有限之

書對無窮之變也如使子房見一事而滯於一事聞

一語而滯於一語則雖盡納九州之圖於胸中倉卒

造次亦必有書之所不能該者矣書已盡變方出書

已陳變方新非告往知來者殆未足與議也蓋嘗以

左氏所載論之隨會自晉奔秦文六而為秦謀晉說



者祇以為隨會之過耳公山不狃自魯奔吳定十而  
不為吳謀魯說者祇以為公山不狃之善耳過在隨  
會於我何損善在不狃於我何加政使能體之於身  
則所懲者特謀宗國之一過天下之過果盡於此乎  
所法者特全宗國之一善天下之善果盡於此乎惟  
舉一隅而反三隅則因二子得失之迹固可為吾身  
無窮之用焉隨會有謀晉之過而不失為良大夫吾  
是以知素行之不可無公山不狃有全魯之善而不  
免為叛人吾是以知小節之不足恃以隨會之賢而  
忽有謀晉之過吾是以知惡念之難防以不狃之不

肖而忽有全魯之善吾是以知善念之易發使隨會  
事事比若謀晉則隨會將轉而為不狃使不狃事事  
皆若全魯則不狃將轉而為隨會吾是以知治已者  
必長其善而絕其過以終身論則隨會為君子不狃  
為小人以一事論則隨會為小人不狃為君子吾是  
以知論人者必略其暫而待其終自兩端而推之可  
慕可懲可導可戒舉集其中然其用猶未窮也抑又  
有大可論者焉隨會晉之良也其言於晉國無隱情  
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必非實宗國以求和  
者也其意以謂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在晉則當忠於晉在秦則當忠於秦苟於秦伯之間而不以實對明則有隱於秦伯幽則有愧於鬼神矣抑不知子為父隱臣為君隱在他人則以直為直在君父則以隱為直今隨會視君父如他人盡發宗國之情以資寇讎是攘羊之徒耳惜夫隨會後太公而生不聞反葬之義諛先夫子而沒不見遲行之風猛故其視父母之國愾然無情意為直卒陷於不直吾是以知善之難擇而是之難審也至於公山不狃所以眷眷宗國諂然忠厚蓋以剽聞闕里洙泗之餘教而然耳然自隨會而觀不狃則厚薄有間若格之

以吾聖人之法則不狃之所自處者亦未得為盡善也不狃對叔孫之辭正矣至於使之為師乃導而之險以困吳師惜其始正而終入於詐也魯國當隱吳亦不當欺不狃苟未忘宗國則辭於吳子弗與伐魯之役既不負於舊君亦不負於新主義聲將徹於吳魯之間矣今身為吳帥而心為魯用懷二心而事人庸非聖門之罪人乎吾是以益知善未易擇愈擇愈差是未易審愈審愈謬君子之於學其可以易心處之哉讀隨會不狃之事者不過以為兩事而止耳類而通之區而別之直而推之曲而暢之間見魯出眾



理輻湊此陳亢之所以問一得三也此顏子所以聞一知十也此大舜所以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

### 晉使魏壽餘偽以魏叛以誘士會

文十二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且由舊勳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

忍棄其所不可棄者必有六不可棄者也刃在頭目斷指不顧病在腹心灼膚不辭彼豈以為不足愛而

棄之哉是必有大不可棄者而奪其愛也君子之於信義與生俱生猶手足軀膚之不可須臾捨也一旦幡然棄之自處於信義之外豈得已哉其必有說矣隨會之信義歷數晉之公卿未能或之先也至於詐秦歸晉之際雖借辭於髡衍問策於儀秦殆不過如此會果何所見而忍於自棄耶蓋壽餘之來會之終身通塞決於俄頃歸亦今日否亦今日此時不反後將無時此策不行後將無策此其所以忍棄平昔之所不可棄者也嗚呼使會知自古皆有死之說則歸與不歸固有命矣不然身將歸晉吾恐其心放而不



知歸也為身謀則工為心謀則拙會也亦不善處輕  
重之間矣雖然為身謀而棄信義夫入知其不可矣  
為國謀而棄信義可乎哉温嶠為王敦所留敦遣婦  
建鄴嶠實欲歸晉外懼敦之疑乃陽不欲行既辭復  
入至於再三嶠之所以詐敦者即會之所以詐秦伯  
也會為身謀固不逃君子之論矣嶠為國謀獨不可  
諒其心而許其權乎晉祚存亡一嶠是繫使嶠幸逃  
虎口則危可平難可解亡可存豈惟江左是賴其自  
宣景而下寘寵嘉之義存君親庸非不信之信乎曰  
信義不可須臾棄也君子平居暇日尚不忍以不信

不義自處况敢以浼君親乎吾平居暇日未嘗為詐  
因君父之難而為之是我之詐由君父而生也許由  
君父而生亦是君父之詐也免君父於難而納君父  
於詐有忠孝之心者忍為之乎此吾之所以罪嶠也  
危晉者王敦耳使嶠力竭不能救社稷而繼之以死  
是亡晉者王敦也非嶠也今嶠苟為詐謀雖幸存社  
稷然以不正之名累君父是危晉者王敦而累晉者  
温嶠以五十步笑百步相去幾何哉世俗之說以為  
君父在難若可圖全詎譎邪枉靡所不可皆指嶠輩  
為法抑不知吾身在難知自愛者必不敢設詐以自



免至於君父在難則為之豈不謂以詐免身則無以自解以詐免君父則可以歸之君父以自解耶是君父乃吾歸惡之地也是以所賤事君父也薄莫甚焉隨會之過冠圓冠者舉知之至於溫嶠之事吾恐意在於忠孝而未嘗學者不幸而蹈其失故論之以待後世君子

魏壽餘履士會之足於朝

註見上篇

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父矣夫喻人之難也我以為羊腸而彼方以為衢道我以為鳥喙而彼方以為稻粱主涇賓渭分駑背馳奚適而能

相喻哉言者不知聽者之心而每恨其悟之遲聽者不知言者之心而每駭其談之遽攻愈方閉愈堅叩愈煩應愈急南面而君北面而臣東面而師西面而徒所以百諫而不從屢告而不入者職此之由也蓋嘗觀魏壽餘之誘隨會一履其足而歸晉之機已傳是獨何術而動物悟人如此其捷耶殆非壽餘術之工乃隨會聽之切也會思晉之念如獸思墮鳥思林魚思淵感關拘繫而不得騁一旦壽餘以歸晉之機動之微見其端心領神受為交踵接悶策已通庸非聽之切則得之速耶使會歸晉之念不切則壽餘雖



刺其股搏其膺亦將撫機而不喻矣歟職相感以一  
 扶而商人戕文十八年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而  
 歟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  
 二人浴于池歟以扑扶職職怒歟曰人奪女妻而不  
 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其則其父而弗能病  
 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蓄憾之  
 切者也魏韓相警以一時而智伯滅貞定十三年智  
 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  
 氏襄子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  
 三板智伯行水曰吾乃知水可以亡人國也相子肘  
 康子康子履相子之附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  
 以灌平陽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二子乃  
 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主  
 泚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慮患之切  
 也韓魏翼而繫之遂殺智伯盡滅其族

者也餘會相悟以一履而去計定謀歸之切者也使  
 數千者移蓄憾為蓄德移慮患為慮善移謀歸為謀  
 道則皆將默會至理於交臂目繫之間豈有告諄諄  
 而聽藐藐者耶信矣切之一字誠入道之門也自孔  
 孟後而感發轉移之機不復見於天下蓋數千年千  
 此矣學者慨誦塵編浩然歎息以為沒身不可復遇  
 也抑不知道不可離理不可忘孔子孟雖往感發轉移  
 之機豈隨孔孟而往哉前觀之古後觀之今仰觀之  
 朝俯觀之野利害相激事會相投此機此理隨遇而  
 發下至於龍斷罔利之徒萬貨錯陳五方畢會低昂  
 盈縮出沒變化一瞬未終彼此咸喻相語不以口而



次形相視不以迹而以神是塵肆市區皆處洙泗之濱工賈商旅皆具游夏之用也舉目皆妙用而吾自不觀盈耳皆入言而吾自不聽終日與理遇而反有不遇之嘆噫理不遇人耶人不遇理耶

### 趙盾納捷菑于邾

文十四年邾文公元妃齊妻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纘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物固有不可並者一事而是非並擇一焉可也一人而褒貶並擇一焉可也參是於非等褒於貶則其論

闐闐陵奪無以自立於天下信矣說之不可並也並其不可並豈君子樂為異論哉天下之言固有相反而不可相無者殆未易以前說律也是非有時而並存褒貶有時而並立異而同舛而合戾而順睽而逆惟君子為能言之君子為能一之晉趙盾以諸侯之師納捷菑于邾鳴鐘擊鼓至其城下屈於邾人長少之義徒手而還責之者咎其知之晚獎之者歎其改之勇論者莫能並也吾以為二說要當兩行然後可治疾欲速愈久愈侵知非欲蚤愈久愈謬由是說則盾可責遇過之尚淺者蓋以此警之已成之疾難望其瘳已



成之非難望其革由是說則有可獎遇過之既深者  
盍以此誘之用前說警過之淺者使不敢自堅用後  
說誘過之深者使不至自棄缺一焉可乎哉苟徒執  
一說沒其獎而專其責以謂有也受愬之時弗詢弗  
考發命之時弗慮弗圖內興車甲外勤諸侯跋履山  
川傳其國都而後反省意雖回而既憊之力既費之  
財終不可回也悔於邾不若悔於晉悔於郊不若悔  
於都悔於朝不若悔於室其悔彌遠其失彌多改過  
雖美豈如無過之可改為快哉嗚呼無疾則不必鑿  
無過則不必論鑿為病設論為過設使省審之於初

師不出過不形則亦何論之有惟其陷而能援迷而  
能反棄前日之勞成今日之決此獎之之說所以不  
可偏廢也一言之尤一筆之誤或者猶諱其短而遂  
成之况省以明主之令八百乘之賦反見阻於最爾  
小國驅馳暴露之疲餽饋靡獲之耗侯甸男邦之此言  
勇於從義比日不暇顧是豈碌碌凡子所能辨乎戲之  
代括突之攘忽以強脅弱自古而然省若挾晉之威  
援周宋之比邾將覆亡之不暇何力之敢抗今見義  
之大而忘邾之小不念前功之愒惟知今失之當除  
省之大過人者此也蓋嘗觀戰國之際諸子逢起終



身蔽蒙者置不足議至若宋碇淳于髡之徒比日親嘗  
為孟子之所拆壘摧陣刃矣血終不肯幡然儒服竟自名  
其家是非不知操術之誤反顧平生肄習之勤未能  
決然捨也彼於呻吟佔畢間尚戀戀不肯棄况輿師  
之衆征伐之重乎獎盾之義宜吾之不敢廢也五居耳  
歷考世亦冒甚厚之名必就甚厚之實辭甚厚之實  
必避甚厚之名其避其就不出名實之兩端而已看  
之退師將以避名耶則有輕率之機將以就實耶則  
無錙銖之獲所避非名則避者果何事所就非實則  
就者果何物學者當試思之

###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

文十四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  
孫蘇而使尹氏與輔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  
平王室而復之

昔者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商道始衰史記周紀聽訟非文

王之心也東冰西炭凍者不得不西左淵右陸溺者

不得不右虞芮之訟文王未嘗招之使來盖麾之不

能去也文王雖不與虞芮期而虞芮自至故議者以

二國之向背筮商周之興亡也舜避朱禹避均益避

啓見孟其辭其受未嘗不視獄訟之所歸以為決虞

芮之訟近捨朝歌而遠趨豐鎬彼紂雖屈強於酒池



肉林間直寄坐焉耳吾嘗待是而觀後世隆替之由  
權在則昌權出則亡未有失其權而國不隨亡者也  
周道既降孱王僕臣不能主方夏之柄儕於列國至  
正王之世則殆甚焉周公大臣也王孫蘇卿士也二  
臣有訟不之王而之晉君天下者尚將照臨萬國大  
明淑慝外薄海表咸得其職今至不能尸堦阼之訟  
則國之置王果何用乎虞芮介然遠國矣其質成於  
周議者尚為商危之向若飛廉惡來內相忿競棄紂  
而即文紂雖無道亦未必能堪也正王怡然坐視不  
惟不駭反使人於晉助所厚者之訟惴惴然恐其不

伸巍然被袞號稱天子顧乃企足矯首待晉之予奪  
以為輕重何其衰也是周之危過於商而正王之無  
耻甚於紂也周之頽敝甚於商季何為當亡而不亡  
晉侯之小心不及於文王何為可取而不取蓋嘗思  
其故矣紂之末年雖三分失其二然威令尚行境內  
凶虐尚能及人故民不堪其暴而共亡之晚周之微  
門內小訟猶不得專雖發淫侈誰聽其陪之雖欲殘  
酷誰受其指令其起其仆近不係斯民之休戚遠不  
係諸侯之強弱晉雖陽尊貌敬實不過以邾莒遇之  
耳何嫌何疑而遽欲墟之哉故周非不亡無可亡也



晉非不取不足取也大抵能害人者必能利人能殺  
人者必能生人紂雖下愚不移然操柄猶未盡失使

其移比干之戮於崇侯比干諫而死移崇侯之寵於比干

崇侯虎有寵於紂朝發鹿其之財暮發鉅橋之粟武王伐紂鹿其之

財發鉅橋之粟烏知其不祈天永命編名六七君之列乎至

於正王枵然建空名於六服之上禮樂刑政舉不在

已雖欲自奮其道向由是將償之商猶有復起之望

未墜之周已如既隕之時也左支廢右支緩奄奄餘

息綿百世而閱千齡樂乎哉周過其歷之言吾未信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



